

揭开琼州鲜为人知的海防秘密

文本刊特约撰稿 蒙乐生

朱采像

光绪十三年（1887年）上任雷琼兵备道的朱采，任内兴建海南五公祠、秀英炮台，为后人所称道和缅怀。他卸任后所著的12卷《清芬阁集》，如实地记录了集兵政大权于一身的雷琼道尹的吏治思想与执政艰辛。

早在1874年，朱采就写下轰动朝野的《海防论》，得李鸿章的器重推荐，升任汾州知府。朱采说，鸦片战争以来，寇患愈演愈烈。御敌之要有五：“用人之要”“裕饷之要”“练兵之要”“造船之要”“持久之要”，不料13年后却因此挑起海防重担。

朱采任上的数十本奏摺，披露了当年雷琼地区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朱采与数十政要及亲友的书信往来，客观地反映了晚清时期一个有良知的地方大员的爱国情怀。



朱采《清芬阁集》书影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分巡雷琼兵备道长官朱采在《禀督抚院》的奏摺中说：“十七年（1891年）二月初六日奉宪台札，饬令总理琼州海口建筑炮台事宜。是年三月初，秀英炮台动工，已于本年（1891年）三月底一律工竣。”两度春秋，冲风冒雨，官兵努力，成就大业。

这是琼州海防史上的创举，朱采卫我海疆的雄心壮志得以践行。督建炮台，事关海防全局。朱采亲自谋划，妥选助手，精挑工匠，齐集民夫，慎督工程，认真从事，废寝忘食。奏摺禀报：“并于十八年春间将大小‘五台名号’及添雇民夫等情真具，申报各在案。”

关于建筑炮台经费，奏摺称：“计物料、工匠、夫役、船只、起炮、迁葬、地价、棚厂、薪水、津贴、伙食各项，统共享过银五万六千四百五十九两七钱九分二厘六毫三丝，计陆续领过银五万七千两。除用过前项外，实存银五百四十两零二钱零七厘三毫七丝。”

督建秀英炮台最伤心的事：“该处逼枕海滨，风色最烈，夏秋三次瘟疫，弁勇工役共毙一百二十余名，魏镇云胜、陈镇兆兴猝病而故，陈镇一营即以陈良杰管带……”

琼州海防库存水雷四十余个，朱采请黄埔水雷局委派水雷专才来琼逐一检修，损缺零件请水雷局添加补给，并从香港购买橡皮圈药管、水绳及沙布、油丹等物……

120多年前，分巡雷琼兵备道朱采的几本奏摺，也披露了鲜为人知的琼州海防秘密。

临危受命

清光绪中叶，法国军艇入侵东南海疆，海防风云骤起，战火一触即发，两广总督张之洞奉旨修建四大炮台。其时，张之洞向清廷奏报《密陈琼防人才片》：“臣悉心思索，查有山西汾州府朱采，廉劲果毅，勤朴耐劳，器识甚闳，志趣甚远，久在北洋，深通洋务。臣在晋时，深悉其才……”于是，朱采临危受命，从山西汾州府简任雷琼道，统领两州。

光绪十三年（1887年）四月，朱采走马上任。下车伊始，考试观风，发策问弊，严察吏治，尊贤任能，革除贪墨，雷厉风行。为长远计，他致力教化，创建五公祠；筹备海防，他购战舰以卫边陲；督建炮台，置水雷以资守御。六年道尹，千般磨难；遭遇瘟疫流行，郡城逾万人染疫致死，幼女不幸夭折，本人也病入膏肓，仍坚持至炮台竣工才卸任。

秀英炮台处所，依山面海，丘岗连绵，开挖高埂，埋平低洼，计土方五万多，非勇力所能胜，爰向港商借得铁路三百余丈，铸轮制车，每车载土一百二十余担；曲折之处，以牛车、人车帮运……据20世纪初海口市文物普查资料，秀英炮台占地33000平方米。

朱采的奏摺详细描绘了炮台构筑的具体布局：“台膛甚小，仅宽二丈七尺，周围隐身洞，四子洞二十，铁铛大铁圈十。台前三和李兰泥，厚一丈四尺；坐底红毛泥，厚八尺。兵药房深四丈四尺，宽一丈一尺，房子深一丈，宽九尺；引道长四丈四尺，药房小引道长一丈八尺，炮台引道长三丈八尺；水池长二丈三尺，宽一丈一尺，深有至三丈五尺者。”

奏摺称：“操场以南，大门之内与子药房各房，俱伏藏于土穴之中，其式如北地窑房之制，而以石砖环砌成洞，其上覆土至六尺之厚。总子药房则厚至一丈二尺，即受敌弹亦不易塌倒。大炮大弹遇沙土而止，但有震撼之力而无穿透之劲也。故台前之护台土墙厚至九丈，操场后面及左右之土壤亦厚至七丈，以外墙之内面俱用石砌以防倾塌。上下四围仍用三合土填筑，三年任期未满人已命丧黄泉，继任者以为大忌，裹足不前。所以，莅琼之前，亲友故旧劝其慎行。”

朱采治琼，至少创造了两个第一：创建五公祠，在琼州文化建设史上“海南第一楼”耸立起无法逾越的人文高度；督建秀英炮台，是琼州海防史上的第一炮台。难怪时贤赵彦彦在《清芬阁集》的序言中说：朱采志于经术有用之学，深受李鸿章和张之洞雅爱。

赵彦彦的序言这样说：琼为海防重地，四面环海，内抱黎峒，且不说内有心腹之患，外有敌舰觊觎，虎视鹰瞵，单说蛮荒之域，疫瘴最深，官此土者大多染瘴疠，三年任期未满人已命丧黄泉，继任者以为大忌，裹足不前。所以，莅琼之前，亲友故旧劝其慎行。

可是，朱采义无反顾，慨然赴任，六年道尹，厥功甚伟。虽然，形势险恶，风云变幻，政事纷纭，波谲云诡，但是他尽忠职守，哪怕生死迫胁，仍然坚持“吏治不敢不饬，营伍不敢不肃，民艰不敢不念，文教不敢不修”的初衷，表现出刚毅果敢的高贵品质。

督建炮台

作为中国古代四大炮台之一，秀英炮台孤悬海外，形势险要。时人认为，海南重镇海口乃“南海第一门户”，秀英炮台为“海口锁钥”。朱采在《禀督抚院》奏摺中说：“水雷之用，实所必需，水雷与炮台相辅相成，炮台远击敌舰，使之不敢冒进；水雷近轰敌船，使之提心吊胆。琼地遭法夷骚扰，置水雷加强防御已阅历年，而今零件各物多半损缺，上疏请求襄助。”

工程如此艰巨，一切需用经费计物料、工匠、夫役、船只、起炮、迁葬、地价、棚厂、薪水、津贴、伙食各项，统共享过银五万六千四百五十九两七钱九分二厘六毫三丝，计陆续领过银五万七千两。除用过前项外，实存银五百四十两零二钱零七厘三毫七丝。



海口秀英炮台上的定西台。



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 摄

炮台开销精确到毫一丝，从这可以看出雷琼道尹“廉劲果毅”。工程由“总办”“帮办”逐一分款造具清册，禀请核销前。朱采说，“职道覆查核，确系工料坚实，实力求撙节，实用实销，一无浮冒，理合照造清册，禀请宪台察核，派员验收，并饬知善后局照数核销，实为公便。”朱采是坦诚的，“琼地孤悬海外，各料购自他方，其中有包运到工，亦有到工后另加运费；雇用工匠亦价廉工拙，是以工料价值间有与内地不同，合并声明。”

两年督建，几多心血，数本奏摺，几多苦衷，谁知雷琼道尹的难言之隐！

埋设水雷

光绪十年（1884年）六月，法国军舰萨尼号入侵海口，碇泊新埠岛横沟海面，清都督紧急调兵布防，法艇便调头北上。八月五日，法艇炮击基隆炮台，二十四日炸毁马尾船厂。为应对紧急时局，防止法军入侵，除构筑琼州、秀英二炮台外，清廷还在海口湾埋设水雷。

光绪壬辰年（1892年）夏，朱采在《禀督抚院》的奏摺中说：“水雷之用，实所必需，水雷与炮台相辅相成，炮台远击敌舰，使之不敢冒进；水雷近轰敌船，使之提心吊胆。琼地遭法夷骚扰，置水雷加强防御已阅历年，而今零件各物多半损缺，上疏请求襄助。”

分巡雷琼，海陆兼管，军政重担，集于一身。大到总理洋务，与各国领事斡旋，与海关税务交涉，查处南洋园主虐待华侨；小到打击豪强，缉捕盗匪，平息民愤，抚恤羸弱……尤为危急者，海域不宁，海盗猖獗，外寇入侵，修筑炮台，埋设水雷，毫无懈怠。

光绪辛卯年（1891年），朱采将离任，还不忘商请黄埔水雷局委派水雷学生王廷秀来琼检查维修库存的四十多个水雷。对库存水雷逐一检查，损缺零件逐一登记，商请水雷局及时添加补给，并从香港购买橡皮圈药管、水绳及沙布、油丹等物，约费银元六十四两。

奏摺明言，此项开支应附入琼军月报，并移交善后局支付核销。此外，还有其他物品尚需要购买，这些事情都不难办。难办的是水雷需专人管理，随时整修，需安放演习，做到器具精良，心手熟习，临变不乱，临战能胜。奏摺请“留王廷秀在琼州管理水雷”。

朱采想得周到，留下王廷秀，其薪水仍按水雷局标准，由琼饷项下拨付。同时，在海口择近海适宜之地构建房舍存储备水雷，并募水勇四名协助王廷秀管理杂务与布设水雷，每人月给口粮银三两九钱，王廷秀远涉海外瘴疠之地，较之前苦，每月加补助银元八两。

朱采心系海防，通盘考虑，苦乐悬殊，津贴各异，关怀备至。他说，所有因补贴增加的费用，均由琼饷项下开销，他随时督察，饬其勤慎修治，着意演练……这是肺腑之言。朱采忠于职守，牢记张之洞的“密摺奏报”，使之从汾州府简任雷琼道饬令督建炮台。

癸巳年（1893年）春，张之洞已调离，两广总督由李翰章继任，并由两江总督刘坤一“帮办海军事务”，包括水雷开销必须同时向两宪禀报。他在《禀刘抚宪》中说：四营官兵悉令秀英炮台工作，每丁给津贴鞋袜钱五百文以示体恤，由此可见雷琼道尹的苦衷。

两年工期，三次瘟疫，将士染病，人心惶惶。其时，朱采也患病请假，进省调

治，旋因法艇闯入榆林港，形势危急，立即销毁渡海，重返岗位。朱采奏摺说得非常凄切：弁勇役共毙一百二十名，魏镇云胜、陈镇兆兴猝病而故，陈镇一营即以陈良杰管带。

如果不是朱采存奏摺露的秘密，哪知清末琼州海防埋设水雷。直到日本侵琼前夕，海口湾仍埋设水雷御敌。

苦心孤诣

奏摺禀报，难陈心曲；亲友信函，直言不讳：疾病缠身，苦不堪言。他《复朱桂卿》信，说“痼疾婴身，无可告诉，溘然朝露，未知能至明年否？”言及海防形势，朱采坦言：“以仓皇不练之师，当处心积虑之虏，不等两军相见，胜负早已判然。”

赤子之心，知其不可为而为。就像当年作《海防论》一样，二十年后甲午战争印证了他并非杞人忧天。

分巡雷琼，跨海而治，又值非常时期，朱采面临的困难与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其时，虽海防第一，但攘外安内，轻重缓急，实难掂量。光绪壬辰年（1892年）冬，朱采《禀督宪》坦言“边备之安危，视乎戎政；戎政之修明，视乎赏罚”，他为雷琼守军论功请赏。

查民国《琼山县志·卷二十一·官职志》：光绪十二年（1886年），童械到任，不数月病逝；崇绚继任，至十三年三月。朱采接任之前，黎客各匪，群起如毛，屡剿屡起，屡抚屡叛；地方骚乱，杀人如麻。大军征剿，锋镝之惨，瘴疠之恶，死亡困苦之像，骇人听闻。

朱采履任，所统琼军尚有十营，奉命裁革后仅存五营，而阵亡瘴故超过500人，其中文武官员竟有50余人。他说，烟瘴之毒，西南各省尤以琼州为烈，剿黎之役，一营官兵瘴亡过半。光绪十五年（1889年）瘟疫，郡城死者数以万计，有起病至死止顷刻间……

朱采说，土著如此，客籍可知。从军将士，爱生恶死，人同此心，所以不避凶险勇于向前，皆因圣朝德泽，将士笃力，谋求进取，报效朝廷。赖国家景运，仗宪台恩威，得将士协力，商贾流通，闾阎乐业……朱采说得入理，有功于国，有德于民，岂能埋没？

朱采回想，海防重担，以道德教化激发忠义，人乐安定，但有海盗，销声匿迹。前奉命建昭忠祠、苏公祠、五公祠及斋房学舍等，已于上年全部竣工。昭忠祠奉祀近年阵亡瘴故人等共一千七百余员弁。苏公祠奉祀苏文忠公，附祀刻川居士。五公祠奉祀唐李卫公，宋李忠定、赵忠简、李庄简、胡忠简公。崇楼高峙，皆用暹罗木，擅一方之胜境。

创建五公祠是海南文化史上的伟大创举。琼山县志称，该建筑“共费二万余金，筹自公款，不捐绅商，犹为数百年来所未有。又捐廉建海口育婴堂，拨军门岭田租，每年四百八十文，并海防经费二百两、海口猪税经费银元二百两为常年经费。”

朱采曾上《禀督宪疏》，奏请将“琼州城外苏公祠与五公祠一并列入祀典，饬琼州地方官倡率士民致祭，以勤忠义而隆报享。”朱采说，隋唐以前，琼州虽然立郡县，但是蒙昧尚未开化；唐宋以后，渐知向学，到了明初人才鼎盛，出现了丘浚、邢宥、海瑞等出类拔萃之才，这是唐宋寓教道德教化的结果。

创建海南第一楼，弘扬正气，群情激昂。世人熟知五公祠，但不知昭忠祠。朱采悲天悯人，建昭忠祠，昭布忠良，立祠祭奠，忠守节的英烈。

时人盛赞，朱采兼具文武之才，更有悲悯之心。对上司，他忠于职守；对同僚，他恭敬有礼；对下属，他体恤有加。建祠祭祀忠烈，若从国家的视角来看，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可是从一个家庭来看，他们却是唯一的。朱采此举，极具亲和力和感召力。

朱采履任，前六年，政务繁重，政绩斐然，虽疾病折磨，幼女夭折，但仍然坚守。他在《禀张制台》中坦诚地说：“受业承乏，间忽五岁，身属多病日甚一日，去志早决，本年因开办台工，不忍舍去，一俟秀英告竣，即当陈情票请，专肃除陈。”

从光绪十三年至十九年，短短六年，朱采做了几任雷琼道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朱采的前任翁允光绪十二年到任，仅任职一年；再往是童械，也是光绪十二年任，不数月病逝。当时，闻任雷琼道，因海防险恶与瘟疫瘴疠交加为虐。

朱采任上，疠疫流行，死逾万人：“有病起至死不反之者，有两人暗面互语移时俱仆者，甚而应之童生时疫之盛相率散归因而停考者……”朱采记录了光绪十五年（1889年）琼州瘴疠流行的严重境况。

秀英炮台交割之后，朱采因“受病甚深，血气大亏，诸病交作，不得不恳求交卸。”于是，朱采离开海南回到嘉兴《清芬阁》书室，杜门谢客，专事疗养。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战败，留下了中国近代史上永远抹不掉的一道惨痛的伤痕，这距朱采《海防论》仅隔二十年，预言不幸被他言中。得此恶耗，朱采悲愤交加，病体日衰，渐至不治。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朱采病逝于故里。

一任雷琼道 千载赤子心

文本刊特约撰稿 蒙乐生

朱采（1833~1901）是浙江嘉兴人，同治三年（1864年）优贡生。

早年游学京师，朱采系统观大局，曾上书李鸿章：“西南边陲，法寇张牙舞爪；东北疆界，俄国虎视鹰瞵；日本攻朝鲜，唇亡必齿寒；英国在沪擅开铁路，又在滇劫我釐税……域外群寇气势汹汹，国内海防日渐衰弱。”为此提出“用人、裕饷、练兵、造船、持久”的“海防五要”，并建言“以才德俱优，能当大事、御大乱为第一”的应对之策。

朱采重经术学，李鸿章器重其才识，密疏举荐，于道光十三年（1850年）任山西汾州知府。汾州任上，朱采疏浚河道，断绝水患，兴建书院，教化大开。

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之洞奏报《密陈琼防人才片》，朱采于是年四月走马上任，从山西汾州知府兼任分巡雷琼兵备道。

在琼期间，朱采除了筹订战舰，督修炮台之外，最大贡献是创建海南第一楼，祀唐宋“五公”。朱采光绪十五年（1889年）《禀张制台》云：“苏公祠前夫子大人捐廉发款，并批拨琼款三千金共五千金，大殿墙门均用洋木，业于去年造竣。本年又添建大书楼一座，均用石盐木，尚未竣工。”

对此，光绪十九年（1893年），朱采《上张香帅》禀报：“近年雷琼，地方安定，但有海盗，随即缉获，销声匿迹。时和岁稔，人民乐业，商旅往来，亦渐繁盛。前奉命建昭忠祠、苏公祠、五公祠及斋房学舍等，已于上年全部竣工。昭忠祠奉祀苏文忠公，附祀刻川居士。五公祠奉祀唐李卫公，宋李忠定、赵忠简、李庄简、胡忠简公。崇楼高峙，皆用暹罗木，擅一方之胜境。”

创建五公祠是海南文化史上的伟大创举。琼山县志称，该建筑“共费二万余金，筹自公款，不捐绅商，犹为数百年来所未有。又捐廉建海口育婴堂，拨军门岭田租，每年四百八十文，并海防经费二百两为常年经费。”

朱采曾上《禀督宪疏》，奏请